

# 警察难做

让一个混迹于黑白两道的警察，带您透视当下社会突发事件的表相与真相。

贪腐、反贪、上访、截访、拆迁、抗拆、黑社会、保护伞、群体性事件……

长篇小说

冰河 著

(曾用名：雪夜冰河)



# 警察难做

让一个混迹于黑白两道的警察，带您透视当下社会突发事件的表相与真相



冰河 著

(曾用名：雪夜冰河)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警察难做 / 冰河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12.3  
(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)  
ISBN 978-7-5399-4816-4

I . ①警… II . ①冰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9810 号

---

书 名 警察难做  
著 者 冰河  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 
特约编辑 小 建 王唯径  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 
策 划 读客图书  
版 权 读客图书  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  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  
印 张 18  
字 数 230 千  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816-4  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<b>第一章</b> .....	1
• 青年陈麦：我想做个警察	
• 警察陈麦：上访者的哀歌	
<b>第二章</b> .....	46
• 少年陈麦：左手书本，右手菜刀	
• 青年陈麦：飘雪的站台	
• 警察陈麦：拆迁战争	
<b>第三章</b> .....	87
• 少年陈麦：街头血战，结识生死之交	
• 青年陈麦：诗歌、谎言和女人	
• 警察陈麦：殉职的黑警察，兄弟走好！	

#### 第四章 ..... 144

- 少年陈麦：坏小子和女老师
- 青年陈麦：看禁片的大学生
- 警察陈麦：巨蟹妻子和狮子情人

#### 第五章 ..... 179

- 少年陈麦：300流氓月夜奇袭
- 青年陈麦：血战军都山
- 警察陈麦：寒风中，与请愿的越战老兵赤膊相对

#### 第六章 ..... 248

- 少年陈麦：一生之敌
- 青年陈麦：天蝎座的爱
- 警察陈麦：我的手心灼热，我的枪口冰冷

## 第一章

- 青年陈麦：我想做个警察
- 警察陈麦：上访者的哀歌

2010年春天，陈麦用一把手枪抵住了老大夫的脑门。

他对歹徒才这样。可恶的老大夫形容猥琐，说话欠抽，冷不丁令他想起了昨天的事，像被人拨弄了下肉里的刺。但如不是那个护士走进来撅起屁股，让他联想起了艾楠，他也不会因为在松裤带时掉下腰里的枪。捡起它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一定要用枪指着老家伙的头，就像那玩意儿硬起来就该指着女人一样。

昨天上午，老天爷一张大脸拉得阴沉沉的，仿佛一个喷嚏就会下雨。陈麦快步走出警局大楼，眉头拧成了花，戴帽子时他刻意把帽檐往下压了压，那张冰冷的脸顷刻吓人起来。兄弟们站在车边，一个个全副武装。陈麦只挥了下手就上了车。十几辆警车先后发动，飞快地驶出大门，开路的丰田V8哇哇乱叫，霸道地闪着警灯。半路上武警的两辆越野车和三辆卡车加入进来，默契地跟在后面，武警战士坐得笔直，黝黑的

脸像头盔一般坚硬。陈麦看了看表，时针刚跳过九点，进京上访的总是这么早。

“人没堵住，没想到他们敢撞过去。”刚提上来的综合大队队长小白伸过头来说。

“一个大队都拦不住，老秦穿了开裆裤么？”陈麦其实并不惊讶，张三营分局治安大队队长老秦可不是个吃素的，他推荐上位的人或许品质有问题，或者鸡巴有问题，但胆子绝对没问题，个个都是狠角色。

“这帮人开着几辆卡车玩命闯关，撞飞了老秦一个兄弟。老秦不开枪还击，但在路上洒了铁蒺藜，扎坏了卡车车胎，他们得换轮胎，跑不远。”

陈麦点了点头，老秦这样处理很合适。“那兄弟伤得重吗？”他扭过倒后镜，对着正了正帽子，警徽边缘有些生锈，要赶紧换了它。

“被东风车撞飞了，腰折了，现在还……抢救呢……”小白胆子不小，但一和他说话就紧张。这小子单纯得可爱，笨拙得可恨，他在千人面前弹吉他毫不慌张，可给领导倒茶手却总发抖。带着他执行任务总像带着个敌人的卧底，弄不好就伤了自己人。

陈麦重重地哼了一声。事态严重，传出去可了不得。世博会开幕在即，这么一支横不吝的上访队伍要是在北京街头拉开横幅，将变成严重的政治事件。阳关市的全国和谐城市评选已经进入了复评，这事兜不住，几年的努力就打了水漂，阳关公安就等着倒霉吧。

冲破封锁线的是阳关市棉纺厂的一群老工人。这事说来复杂，这群下岗工人贷款搞了货运，市运输公司为他们团购了一批质量和手续有问题的汽车，却以好车的价格卖给他们，还帮他们上了牌。搞货运油费和过路费都高，不超载连本都赚不回来，于是他们便天天超载。前一阵子市里整治黑车，这批车几乎一股脑全扣了，交管部门一查，都是不合格车辆，得交不少罚款。其中两个胆大挂假军牌拉砖头的已被起诉，据说要判无期。此事未了，区政府也赶来凑热闹，把棉纺厂家属区的地皮卖

了，安置补偿没谈妥，拆迁大军就上了门。这几百工人及家属顿时没了吃饭的家伙，又没了安顿的窝，他们呐喊无用，示威无门，就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。

兔子急了会咬人，屁民急了就会进京。这帮人买不到火车票，干脆开着几辆没被没收的卡车，在这日一早就悄悄出发了。他们一动，就有居委会的大妈报告了街道办，街道办报告了派出所，派出所报告了区大队，区大队报告了分局，分局报告了市局，市局报告了市政府和省厅。市领导骂了娘，省厅领导摔了杯子，对这些不知好歹的上访滚刀肉动了雷霆之怒。张三营大队全体出动也没能挡住他们，看来这帮家伙动真格的了。

在陈麦的调度下，两个大队和半个支队的警力、以及一个中队的武警汇集到机场辅路阳头出口，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。陈麦看着各大队长熟练地布置工作，防暴队和武警参差排列，刚换了装备的盾牌警员看着和变形金刚似的。他松了口气，看着兄弟们排成了三道防线，交警拉起了隔离带，几个水泥墩子推到了路中间，前面再放上三角钢架和铁丝网。巡警的小车像游骑兵一样游弋着，驱赶着围观者和记者。陈麦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别说汽车和人，鬼都出不去这个阳关。

尾随上访者的警车报告，说车上的人似乎不想放弃，烂着车胎还在开，钢圈在柏油路上开出火星子了，估计要换轮胎。

“准备吧，一群跑黑车的，把车拦下先喊话，不听就给我放倒，尤其是头车……”陈麦对几个队长说。大家点头。省厅两辆警用装甲车远远开来了，新得油漆还没干似的。陈麦皱着眉问：“谁让他们来的？这么两个活宝一路现眼，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。”

“是市长的意见，说就是要震慑一下……”朱副局长走了过来，说完不屑地哼了一下。

陈麦向他敬了礼，其他人也敬礼。朱副局长也不多言，对陈麦说：“牛副市长来了，你忙你的去。”



陈麦给朱局递了根烟。牛副市长从一辆新广本里钻出来，戴着厚厚的墨镜走来，绷着一张领导脸。陈麦给朱局点了烟就走一边去了，这里没他的事儿。

陈麦站在路中间，远望向大青山脚下一个青烟滚滚的地方，那是阳关烧了二十多年的一个露天煤矿。听说那一年这地界似乎遭了雷击，地表下的煤开始燃烧，烈焰滚滚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政府放弃了扑灭它，因为这根本不可能。据专家说如果一直烧到煤矿完全燃尽，或需要两百年，也有可能突然就熄灭了，这事谁也说不准。如今火口渐渐烧成了一个直径几百米的坑，方圆十几公里还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坑，本地人管最大的火口叫“天眼”。不知何时，开始有人去那附近磕头，往里面丢人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据说它保佑了很多人。

车队出现了，歪歪扭扭地开过来。封锁线的兄弟们紧张地蠕动着，队长们纷纷看着陈麦。陈麦背手站在最前面，一言不发。

还有几百米时，车队减速了，晃晃悠悠地犹豫着。特警大队的狙击手不失时机地开枪，击爆了头车所有的轮胎，车猛地沉了下去。片刻，这车踩足了油门开起来，碎裂的轮胎露出钢圈，闪着耀眼的火光，如飞奔的钢铁哪吒，直通通就来了。陈麦一挥手，几支气压枪射出一串颜料弹，噗噗地在挡风玻璃上爆开，黑红黄的染料将玻璃彻底糊住，但它仍然冲了过来，车上的人扔着石块，纷纷落在陈麦脚下。陈麦仍然不动，他听到兄弟们的咒骂。有人在狠狠吐着唾沫，警棍和盾牌碰得叮叮当当。瞎了眼的汽车撞在一排半米见方的石墩子上，屁股忽地翘了起来，再重重地顿在地上弹了几下，一个轮子飞出老远，蹦跳着消失在路基下。几个人也掉了下来，摔得哼哼唧唧的，但搀扶着站了起来。

“拼啦！”一个摔破头的喊。陈麦并不吃惊，这话他听得多了。

“成恐怖分子了，上吧，先把这辆搞定！”陈麦对一个大队长说。几十面盾牌立刻围向汽车，长棍戳向他们的腿脚，车上的人扔下砖头瓦块和酒瓶，没用，他们东倒西歪地被戳了下来。警犬嗖地蹿了上去，将

一个举着汽油瓶的家伙扑倒在车下。驾驶室里的人举着榔头跳了下来，立刻被一棍击倒。

陈麦望向后面几辆车，它们冲下了路基，奔着旁边一个废弃的军马场冲去。车上逃脱的人也尾随而去。巡警立刻过来报告。陈麦略一踌躇，立刻让兄弟们逼过去。也好，他们钻到里面，出来可就难了。这个废弃的军马场三面围墙，里面养着不少土马，无粮无水，不具备坚守条件。两辆车车头向外顶在门口，里面突然悄无声息。

石羊区分局一个警察摆弄着喇叭，看他局促的样子和瘦弱的腰杆，该是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。

“乡亲们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大队长飞起一脚把他踹到一边去了。大队长劈手抢过喇叭喊：“……你们要相信党，相信政府，不要冲动，一切好商量……”陈麦笑起来，这都是他教的呢。

喊话无果，里面传来谩骂。牛副市长摘下了眼镜，露出比蛤蟆镜还要蛤蟆的一对眼对朱局说：“兵法有云，攻心为上，去谈一谈吧。”陈麦悄悄斜了他一眼，心道：“兵法你妈个逼！你们早干什么了！”

市府派来的谈判代表颠着小步去了，可还没到门口，里面竟“轰”地放出一枪。白烟喷出窗口，铁沙嗖嗖乱飞，是打兔子的霰弹枪。谈判代表仰头栽倒，摸着身上各处窟窿号哭不止，被警员举着盾牌拖了回来。这一枪令事态升级，也令陈麦一惊。他摇了摇头，拿起车台，问了各方封锁的弟兄，确定马场已被包围，电子干扰已经开启，不会有任何消息走露。

马场里传来马的嘶鸣，先是一匹，然后是一群。陈麦看了看四周，望着等他命令的兄弟们，他不知为何又看了看天，抬头才知道天晴了。他的白眼对着白云，白云慢慢飘着，有一朵像是害怕他的瞪视，忽地散了。他低下头，扔了手里的烟屁。

“他们开了枪，这事儿性质就变了，怕死的别上去，我陈麦不难为你们！”

良久，队长们无人退出。他又说：“那就不说废话了。一队先射催泪弹进去；二队贴近门口放狗，里面乱起来后，三个队从三个入口同时进去，重点放倒拿鸟枪和汽油瓶的，谁反抗就干掉……别含糊，别受伤，明白了吗？”

看弟兄们去准备，他又点了支烟。一阵风卷过来，马场的窗口发出呜咽。孤零零的马场像个绝望的坟，藏着百十个恐惧的男女。这已是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，是非法上访，是侵犯他人财物，是暴力抗法，是危害公共安全，是阴谋颠覆国家政权，是草菅人命，是……算了，不必给他们列罪名了，谁也不傻。

汽油瓶和鸟枪是暴民的常用武器，拙劣却危险，更危险的就是开山放炮的炸药了，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。兄弟们听出他话的分量，明白这杀无赦的命令，也是为他们好。

牛副市长似乎被那一枪轰怕了，又戴上了墨镜，见要动真格的，嘴唇嘟囔几下，就肚子着凉去厕所了。陈麦也不生气，和朱局对视一眼，朱局点了下头。当领导的一向如此，别添乱就好。

催泪弹是可怕的东西，看着白烟可爱，吸进去生不如死，里面很快就被这东西搅乱成一锅，狗叫马嘶人喊娘。一辆铲车挂住了两辆卡车，猛地拽离了门口。盾牌阵列逼近，几条狗早已按捺不住，忽地扑进去了，一阵慌乱的惨叫后，一个人捂着脸发疯般奔出门口，慌不择路，一头撞在门口的杨树上，弹在地上昏了过去，像撞死在树根上的兔子。

防暴队举着盾牌鱼贯而入，前两队同时进攻，电击警棍加狗咬，里面弄得鸡飞狗跳。十几个人被拖出了马场。狗是训练有素的，咬的都是脚脖子和手腕，有人挣不脱就去咬狗，狗毛狗血粘了一嘴。防暴队员下手精准，把人打得都血糊糊的，但要不了命。拎着霰弹枪的家伙哇哇大叫，被狗拖在地上还要开枪，被一根抡圆的警棍打在头上，登时晕死过去，头上血流如注，在地上留下骇人的血迹。

这该是场一边倒的战斗，见更多的警察和武警涌进马场，陈麦开

始掏烟。这场战斗眼看就要收场，他们突然杂乱地退出来，有的连盾牌都扔了。陈麦正在纳闷，只见十几匹马猛然奔出大门，后面冲出更多的马，几十个人纵马狂奔，穿着写满了“冤”字的衣服，挥舞着棍棒菜刀和点燃的汽油瓶，冲向重新建立的盾牌墙。一个瓶子拖着火焰扔进了封锁线，在盾牌上爆开，火焰黏黏地流到地上，烧开了一个口子。

“快散开！”陈麦大喊道。一匹受惊的马掠过身边，马尾梢在他的脸颊上，生疼，带着臊气。骑马上访，他们倒真有创意！

兄弟们散不开，他们哪见过这场面，一时呆了。马蹄狂乱，两个警员被撞飞，一个被马踢出好远，眼见不动了。陈麦拾起一只铁锹，对着冲来的一匹马的前腿横扫过去，咔嚓一声，棍子和马腿全断了。落马者翻滚在地，被两个警察按住。兄弟们纷纷效法，有的让过马头，直接将人打了下来。侥幸冲得过的，又被电击枪连人带马击倒在地。现场混乱不堪，人仰马翻，上访者们纷纷坠地，被一个个制服。一只大黄狗把警犬咬得血肉模糊，仍不松口，直到几根长棍打碎了它的头。

一个壮汉从地上爬起，拎着削尖的螺纹钢又骑上马，猛然掏出一个矿泉水瓶往身上浇，嘴里哇哇大叫着：“不活了！不活了！不活了！”

他果然不想活了，手里打火机一闪，人和马“腾”地成了火球，那火像岩浆一样顺着螺纹钢流下。发疯的火马载着火人，像一个远古的长枪兵一样冲来，火马撞飞了一个跑得慢的警察，火人一棍便打倒了另一个。小白对着马腿抡圆长棍，马倒了，小白的头发被点着了，他忙抓了几把土将火扑灭。自焚者在地上打了个滚，站起来狂奔着，叫声比马嘶还要凄厉，火焰似乎又从他身上长了出来，竟越烧越旺，陈麦离十几步都听得到吱吱的声音，看见一张人脸在火焰中扭曲变形。

“拿灭火器！快帮他灭火！”陈麦大喊。但持灭火器的人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。一个警察猛地将那人扑倒，一把抱了起来，狂奔几步，抱着他跳进了路边的臭水沟。

装甲车开了过来，猛轰油门，对着一匹马狠狠撞去。马被撞翻，双

腿断折，上面的人却摔在装甲车顶，他举起一个汽油瓶子砸下去，车和人登时燃烧起来。陈麦大惊。装甲车猛地一转，自焚者被甩出很远，几块隔热毯盖住了他，灭火器喷出白色的粉尘，将他全染成了白色，又有几个灭火器喷向烈焰腾腾的装甲车。过了一会盖子开了，伸出个冒着汗的人头来，惶恐如坟里爬出的鬼。

马队全军覆没。这帮人虽然玩命，但毕竟面对的是训练有素的联合部队，很快就被制服了。一个个被兄弟们踩着搜身，又被塑料扣拴住两手的大拇指，却仍在高叫着什么。水里的人被捞了上来。自焚者皮焦肉烂，抽搐不已。救他的那个警员的脸烧得皮肉外翻，双手焦黑，疼得眼泪直流。挺帅的小伙子，如此就落了残疾。陈麦摸了摸这兄弟的肩膀，让医务人员迅速处理。

瓦斯散尽，浓烟低悬，一匹马被烧得半焦，躺在那儿惨叫着。陈麦掏出枪走上前去，对着马头开了两枪。马嘴哼哧了几下，打出一个血喷嚏，吐出的血在一旁形成了洼。

一只受伤的警犬在主人怀里呜咽着，另一只耷拉着舌头，懒洋洋地走进笼子吃着奖励的牛肉干。兄弟们打扫战场，抽烟聊着刚才的战斗，称赞着陈队的清醒和狠绝。要不是他一棍子抡倒那个当头的，大家还真吓怕了。那个拿霰弹枪的要下狠手，一鸟枪就把我们轰成蜂窝了……还有，那个谈判专家一颗睾丸被铁砂洞穿了，以后要用一颗蛋干活了……他妈的，这帮家伙也真是的，每家补偿一二十万还不干，这可是咱好几年的工资啊……

陈麦让大家收队，把狗收笼，又问旁边几乎烧秃的小白：“开枪的那个家伙怎么样？”

“死了，金城区的兄弟那一棍子只是打破了头，充其量脑震荡，医生说心脏病犯了，这才是死因。”

死个暴徒是常有的事，更别说间接致死的，这抡棍子的兄弟救了几个同伴，要记功。陈麦让各局分队向市局各部门汇报，得知这件事闷在

锅盖里了，遂放了心。他满意地向上厕所回来的牛副市长和朱局汇报。牛副市长照例肯定了他们，同时表示对死者的遗憾，走之前又回头问：“抓起来的那些人准备怎么处理？拘留还是劳教？还是劳改？”

陈麦没有说话，朱局也不说话，知道他这是屁话。牛副市长穿了件崭新的米黄色风衣，里面却衬了件起毛球的旧花毛衣，脖子油汪汪地顶着颜色不搭的衬衫领子。这家伙连劳改这说法早就取消了都不知道，定是淫虫上脑，难怪被安排来抓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

正在脱防弹衣的小白突然大喊了一声：“不许动！干什么的？”

陈麦猛回头，见黑烟密布的马场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头发粘成了绺，穿着毛衣，外边却套着件奥运志愿者的旧T恤，上面用红字写着一个巨大的“冤”。她抱着一个孩子，死人一样瞪着他们。陈麦不知她如何躲过兄弟们的清查，被瞪得头皮发炸。

警犬见又有敌人，跃出未关严的笼子扑了过去。这女人并无惧色，她用浓重的口音尖利地喊了句什么，随即按了个什么东西。

“卧倒！”陈麦大喊一声。

巨响，闪光，冲击波，大地像被巨人跺了一脚，一圈人和几匹发愣的马割麦子似的倒了。几辆车的玻璃震得粉碎，防盗报警器响成一片。陈麦撞在车上，又弹倒在地，摔得头晕目眩，脸疼如针刺。再张开眼时，见一朵小蘑菇云在天上散着，像观音浮在半空的莲花座。牛副市长瘫在地上，嘴唇哆嗦，无措地摊开双手，风衣上血点斑斑。朱局也坐在地上，帽子飞出老远，他双手捂着脑袋，嘴角流下带血的唾沫。

马场的木门被炸飞一半，围墙坍成一堆瓦砾，细小的肉块满地都是，烟尘和血雾一起弥漫着，分不清是人血、狗血还是马血。十几个兄弟在地上蠕蠕爬动，口眼歪斜。一个兄弟歪在车里满脸是血，被震碎的玻璃镶满了半边脸。小白的脸比他的名字还白，他慢慢扶起了陈麦，一双手抖个不停。

陈麦晃了晃头，嗡嗡作响，眼睛有点找不到焦点，腰像是被火车撞

了一下，又疼又空。地面炸出个半尺深、一米阔的坑，里面有女人的一只鞋，虽然冒着烟，倒还完整。不远处落着包孩子的小棉被，却炸得千疮百孔了。两团棉絮打着旋飞上天空，红白相间，似升似落，像春天河边飞舞的桃花。

被抓的人们呼喊着的，在收容车里哭得惊天动地。天突然又暗下来，让这哭声变得阴沉沉的。

陈麦回头看着兄弟们，大家都愣愣地站着，或双腿发抖，或一脸惊厥，或在身上摸来摸去，像七魂走了六魄。

“车上的人说，她是那个开枪者的老婆……”小白摸着出血的耳朵，声音带着颤抖。

陈麦默默叹了口气。阴霾沉沉，风声低回，什么都没变，但这虚妄的世界，又多了几个走投无路的冤魂，他的手上，又多了一道似乎与他无关却又怎么都洗不去的罪恶。他庆幸没有兄弟被这爆炸夺命，他们只是被震傻了，一个月后伤疤长好，也就忘了。

“至少关他们半年，上面我去交代……把这儿收拾干净。”陈麦对小白说，走了一步，还想补充点什么，话到嘴边，忘了。他的背突然疼了起来，像被锥子扎了一下似的。

牛副市长掏出一块白手帕，正皱着眉在风衣上擦那些血迹。陈麦上去告诉他用凉水一洗就掉了。牛副市长用手指捏着血糊糊的手帕，将它丢在地上。陈麦厌恶地离去，那条手帕像扔在他心里一样。

陈麦走向他的车，正要松口气上去，赫然看到车窗上粘着一只碎裂的眼，厉然瞪着要开门的他。他吓得一跳，险些趔趄，冷汗黏黏地浮上了身，像被鬼扑了一样。他不敢去看它，好像它足以摄走他残余的魂魄。他闭着眼拉开车门，上去坐稳了，再闭着眼重重地关上。睁开眼看时，它被震落下去了，但黏黏的痕迹还在。他发动引擎，本能地看了下后视镜，确认后座没有坐着这女人的阴魂。

这日整个下午，那只眼就瞪在他的眼前，让他坐立不安，喝茶都没

味道。他想去金刚寺找镶金边的喇嘛，去去这一身戾气。临近傍晚，晚霞开始在远处青山顶上堆积起来。镶金边的喇嘛站在院内等他，不停地摸下巴上的那颗痣。镶金边的喇嘛向陈麦问这问那，最后问他知不知道那女人说了什么。陈麦摇头。镶金边的喇嘛闭上眼，又睁开眼，眼睛眯成了缝。他攒着一脸的高深，一边笑一边点头，然后站了起来，背着手望着天边一朵问号般的晚霞，像要道出陈麦的前世今生一样。

“不急的，将来你会知道的。”镶金边的喇嘛说。

## 2

通常，两个理由会让他背上的那道刀疤痛起来，一是愤怒，一是高潮。此时，陈麦穿着半旧的黑风衣，僵硬地坐在椅子上，下巴几乎抵住前胸，眼睛阴阴地瞪着桌子对面。半截入土的老大夫惹火了他。这老家伙竟咬定他的腰没什么伤，只是搞女人搞多了，弄得阴虚阳虚肝虚肾虚，最近肯定不举，你这腰杆连马都上不去了吧？男人就怕这个。上周老六刚和他醉着说：去年还见人干人，见鬼干鬼，今年见了再漂亮的都没反应了。老六说罢就咧着嘴哭，像法庭上被宣判死刑的贪污犯。

疼痛隐隐地从背后传来，陈麦活动了下肩膀，攥成拳的手刻意地松开，故作轻松地放在桌面上。一只蚂蚁爬过桌面，它边走边停，晃着古怪的头。他猜着蚂蚁要去的方向，但每一次都猜不对。老大夫还在对他的下半身啾啾个没完没了，他就怒了起来。蚂蚁并不明白他的愤怒，竟停了下来，用前肢悠然洗起了触角，先是左边，然后右边，然后两支一起洗，磨叽得像要去约会的女人。

窗外的天晦暗而污浊，仿佛大夫黄褐的眼。这屁大的诊所潮湿霉腐，烟味、中药味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起来，闻着像看守所的单间。墙上挂着若干面锦旗，以及老大夫与各色领导的合影和荣誉证书，老家伙



俨然是个中西通吃的权威呢。墙上还有面发黄长斑的镜子，角上碎去一块。陈麦镜中的脸变形走样，和发作的癫痫病人人似的。他的一只眼袋被放得很大，眼神黯淡模糊。夹在黑发中的白发很是刺眼，像栽进去的假发。他凑近镜子，一根一根地拔掉，然后将它们交给走廊里窜进来的一股贼风，再扭过来，就觉得这张总被人说帅的脸其实已经苍老起来。

大夫一边告诫着他清心寡欲，一边龙飞凤舞地写着药方。陈麦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见他根本没看自己，就继续看那只蚂蚁。蚂蚁臭美完毕，向前兜了个圈，又走回来，像是忘了来时的路。

“公费还是自费？”老家伙舌头跟打了结似的。

护士扭腰进来，将一盆绿萝放在桌上，她身体前倾时屁股撅起来，陈麦从那紧绷的屁股看出了丁字裤的线条，像艾楠常穿的那种。

大夫加重语气又问了一遍，不快地看他。

“公费。”陈麦回答。不知是因为丁字裤还是因为想起了艾楠，反正他那玩意儿立起来了，撑得慌。

“好了，326块，按说明煎服，用药期间别干那事儿。”大夫打发着他，签完字把笔一扔，把处方签推到他眼前，再满意地去拿茶杯。

陈麦裤裆里像立着根千斤顶，就想让下面宽松一点，刚松开皮带，风撩起了处方单。他赶紧伸手去抓，腰部的物什掉下来砸在地上，泛着亮光。那是一把92式9毫米手枪。

“你……是什么单位的？”大夫顿时打起了精神，下垂的眉毛倒立起来，仿佛年轻了十岁。

“市公安局的……”

大夫的脸抽搐起来，双手不安地揉搓着。

“啊，陈警官……警官真是一表人才……我说呢，一看您的样貌，就知道您不是平常人，浓眉大眼，一脸正气……您辛苦了，您可千万别累垮了身体啊，那咱们阳关市的老百姓心里啊……会过意不去的……嗯，那个，安定团结嘛，稳定压倒一片嘛……哦不对，是压倒一切